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繹史卷一百三十九

六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謄録監生臣于希賢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繹史卷一百三十六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魏冉相秦白起攻梁破楚

史記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孟說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芉氏號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孟

子疏引　論衡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絶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觔脈觔脈不堪絶傷而死　韓非子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摅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

昭襄王元年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　二年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魏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

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冄冄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冄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惟魏冄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冄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

○按本紀云惠文后不得良死傳云先武王死互異　紀年秦內亂殺其太后及公子雍公子壯　三

年王冠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

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　昭王

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

戰國策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地以講於秦為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

侯而令之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揚言曰聞周魏令竇屢已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貿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復戰今秦攻周而得之則衆必多傷矣秦欲持周之得必不攻魏秦若攻周而不得前有

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而全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周君返見梁囿而樂之也綦母恢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也周君

謀主也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而王無之扞也臣見其必
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
上黨絶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毋恢曰周君形不好小
利事秦而好小利今王許戍三萬人與温囿周君得以
有辭於父兄百姓而私温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
聞温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歲
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使孟卯致温
囿於周君而許之戍

史記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十六年封公子市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　韓釐王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　魏昭王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

戰國策秦約趙而伐魏魏王患之芒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今大王

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効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効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史稱芒卯以詐重即此　淮南子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韓非子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

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疑昭卯即芒卯然不在魏襄王之世蓋韓子誤引

史記魏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　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事在秦昭王十八年起傳攻韓魏伊闕明年云云紀年疎畧

戰國策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

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宫之竒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收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彊於趙而并齊秦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為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彊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於魏也今幸而於韓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

聽曰若不因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為之奈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毋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

王計者無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二策時無考

史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韓非子穰侯相秦而齊彊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齊湣王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来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

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賔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

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戰國策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令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秦勿庸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戰國策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三世積節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衛宋衛乃當阿甄耳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隷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史記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内魏獻安邑秦出其人

戰國策芒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不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

則契折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并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呂氏春秋

魏令孟卯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魏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

賊於公之主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孟卬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孟卬曰王應之若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窬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貫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令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卬當為夘即茁夘也

史記涇陽君封宛　二十二年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　二十三年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韓

魏世家皆云會於西周　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秦取魏安城至大梁燕趙救之秦軍去

戰國策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為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為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彊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

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為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是趙與彊秦為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為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以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

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為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

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史記魏冉免相　二十五年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〇韓世家云與秦王會西周閒　二十六年穰侯冉復相　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〇秦昭王十九年冉復相二十四年免相至二十六年復相計魏冉於此三相秦矣

戰國策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

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詘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

病不出也〇史周本紀有在赧王三十四年當秦昭王二十六年也　獻書秦王曰

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腰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俱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彊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不必能救地可廣大國

可富兵可彊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史記頃襄王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壊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

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𦐇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

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

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来伐楚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楚襄王十九年當秦昭王二十七年

戰國策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

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者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絶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

夫蜻蜓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宝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黄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黄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囓陵衡奮其

六翮而陵清風飄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劚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黄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内而投已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顔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說苑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新語楚襄王奢侈縱恣不能制下檢民以德增駕百馬而行欲令天下人饒則富利明不可及於是楚

國逾奢君臣無別　淮南子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

史記二十七年錯攻楚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　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　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為武安君　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說苑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

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史記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　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

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　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夘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代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

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

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於今未嘗有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

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戰國策穰侯攻大梁乘郢

北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攻魏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者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列女傳芒卯之後妻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慈母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安釐聞之高其義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　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氏觀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

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来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獘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獘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安能獘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

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

戰國策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矣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来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

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

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者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内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内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内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

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内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名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名君長信侯曰吾内王於秦者寧以為秦邪吾以為魏也支期曰君無為魏計君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後為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名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

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毋憂

○策言應侯似非此時事按華陽之役在昭王三十三年范雎入秦在昭王三十六年其封應侯在四十一年此時何得有應侯或應侯字誤抑異時别有戰華之事邪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

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説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史魏世家孫臣作蘇代

秦名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説秦王曰臣聞之忠不

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

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
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
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
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
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
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
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
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

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時不可考

史記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

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前已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黄歇見楚懐王之為秦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説秦昭王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黄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

○楚襄王二十七年
當秦昭王三十五年

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黄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

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虚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

之威亦憚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誡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彊乘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

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彊魏也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百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
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
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
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
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
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

王雖有之不得為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關内候矣王一善楚而關内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絶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

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然利害數陳愷切春申君生平惟此可觀

列女傳楚處莊姪者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閉塞屈原放逐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已出奸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閼不得見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夫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内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知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彊輔必且殆也墻欲内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也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

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彊○張儀鄭袖不得為襄王時人楚國復彊史亦不載其舛謬甚矣

史記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禄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

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四十二年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戰國策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

五年悝出之國未至而死

繹史卷一百三十六

繹史卷一百三十七

靈壁縣知縣馬驌撰

趙廉藺趙奢同位

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昭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

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

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名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

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與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

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
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
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
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
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
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
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庭臣
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

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孰計

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

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

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

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

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
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
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
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
趙奢曰内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
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
曰請就斧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

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

戰國策秦攻趙藺離石祁拔趙以公子郚為質於秦而請内焦黎牛狐之城以易藺離石祁於秦趙背秦不予焦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有先王之明

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為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背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

所為也單閘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吴干之劒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强國之兵是薄石擊柱之謂也且夫吴干之劒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二者無鈎竿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

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鈎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内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不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即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

望也而索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

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國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邪其於奢也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盆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

君智則奚以趙之强為趙强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强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呂氏春秋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

石入秦而王縞素出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出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黄帝猶若困

戰國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

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彊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

國守禦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
曰寡人請奉教

繹史卷一百三十七